

花
非
花
·
历
史
小
说
系
列



欣

著



武则天

女皇

上海古籍出版社

赵

玫

著

花 非 花 · 历 史 小 说 系 列

武则天·女皇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花 非 花 • 历 史 小 说 系 列

武则天·女 皇

赵 玫 著

责任编辑 王立翔
装帧设计 姜 明 周艳梅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版 权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
开 本 850×1156 1/32 印 张 18
插 页 5 字 数 403,000
版 别 1998年12月第1版
版 次 1998年12月第1次
印 数 1—10000

ISBN7-5325-2461-2/I·1253 定价: 26.00 元



编者的话

促使我想到组织这样一套丛书——请当代著名女作家，以她们的感觉，来写古代的著名女性——其动因，是在香港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某女士对于中国文学“歧视妇女传统”的，几乎泪下的批评。说实在，对于“女性文学”这一话题，我并无专门的研究，但也许是有激于这位女学者态度的夸张，当时便谈了一些不尽相同的看法，并引起了以后的一系列思考。

存在着这样一种近于悖论的现象，虽说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处于从属的、受压抑的地位，然而在传统的中国雅文学中，妇女的形象却常常是最美好的。诸如潘金莲、阎婆惜这样的淫妇荡娃的典型，是元明后的通俗小说中方才出现。即使同是小说中的女性，在唐人传奇里往往光彩夺目，如李娃、如红线女然。《绿翘》中的女冠鱼玄机，妒杀婢女绿翘，算是私行有玷者，但总体来看，作者是将她作为一个值得同情的才女来处理的。曹雪芹称男子是泥，女子是水，其渊源其实可以上溯到战国时那位看

似玩世不恭的达人庄周。庄周笔下最美的艺术形象，不能不推那位“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藐姑射神人。这神人源出《山海经》，能“戢机应物”，根据时世的不同，化为尧舜，化为汤武，而庄周却以“处子”的形象来改造之到了玉洁冰清、近乎莹澈的地步。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同时相先后的楚大夫屈原，在楚辞中开创了芳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庄屈并观，便能发现，这种对妇女形象至美的构想，并非纯个人的创造，而是代表着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传统，这传统是如此地悠久绵长，影响深远，以至从《洛神赋》直到近世的《柳如是别传》，我们不仅能开列出一长列至美的——从外形到内质——文学形象来，而且常常能看到情胜于理，突破作者原初意图的有趣现象。“汉皇重色思倾国”，白居易作《长恨歌》下笔伊始，心中显然横亘有那种“女祸论”的意念，但随着李杨爱情故事的展开，长诗处处浮溢着对真情至美的哀婉的礼赞。“梨花一枝春带雨”，诗人最终将对那辉煌的盛唐时代的追忆，浓缩在这位横死升仙，在蓬莱山上俯视莽莽人寰的太真仙子身上。从中我们可以扪摸到中国雅文学中对女性作圣洁化描绘传统的心理机制。对异性美的爱悦本是人之天性，这种天性在礼教束缚下的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实现，于是才美之士在虚拟的文学天地中就倾向于以理想化的笔墨来一抒郁积的情思。尤其当他们身处逆境之时，更自然而然地在才美与丽质之间引起联想，产生共鸣，于是表里澄澈，带有精神净化意味的女性形象，便成了中国古代雅文学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传统。

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

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



这是晚唐狂生温庭筠的《瑶瑟怨》诗。据我考证,这诗正是回赠前文提到的那位私行有玷的女冠鱼玄机的,然而人们从诗中所能感到的,只是融和于清明如水之夜的氤氲中,那孤清而超乎尘俗的气韵。这种气韵,正是唐以后雅文学中妇女气质的主体特征。无疑,其中寄寓着才士们的审美与人格理想。

于是我们可以悟到,雅文学中对女性超尘绝俗之美的礼赞,与元明后俗文学中常见的对妇女的诋毁,虽表现为两个极端,却又在创作方法上表现出某种共同点来,即由理念出发的类型化的倾向。才美之士笔下的女性,美则美矣,却如同花雾云气,很少能给人以心弦神悸的感动。中国传统文学中真正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只有在女作家自写身世的作品中,在李清照、朱淑真那种几近白描的自抒之中感受到。因此,当我们策划这套以古代女性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时,便希望与主人公多少有着某种精神或气质联系、沟通的作家来担纲。男士,因着上述的历史文化因素固然不宜;而一味标榜开放的女权主义者,无论是女学者还是女作家,也必然隔膜;而具有相当的古典文学乃至古代文化修养,同时以心灵而非以理念来感知与创作的女作家,自然成为我们希望邀约的对象。

中国新文学时代的女作家们,无疑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启迪而登上文坛的,妇女解放自然是她们恒久关怀的问题,然而就其主体而言,又同时有着一种不同于西方女作家的民族素质。第一第二代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成绩斐然的女作家们,如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等,几乎都家世书香,又几乎都从反思自身其实是包蕴着中国女性历史命运的个人生活开始创作,这样,她们一开始便在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中,涉及了探索中国女性历史性格的畛域。尽管后来的遭际使她们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但历史文



化的积淀,却如遗传因子般始终在起着作用,这一点从她们的文学语言中便可生动地感到。比如冰心与张爱玲,人生的道路大不相同,然而有一定传统文化修养的读者,从她们那流利秀美甚至相当欧化的白话文中,都能感到中国古典文学清雅芳菲的韵度。第一二代中国新文学女作家的这种传统,在当代中国女作家、特别是大陆与台湾中年女作家的创作中依然有明显的表现。尽管她们的思想较之前辈更为现代,尽管她们仍对妇女问题深切关注,但是也许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较之西方甚至香港的女作家来,她们很少有意识地以女强人自居,也很少看到她们有关女权问题的激切言论。如果阅读一下我社前年出版林华女士所编的《伊甸园的絮语》有关篇章,你必会感到,她们的卓越恰恰在于她们东方式的平凡。这并非因为保守,而恰恰是一种成熟。她们不是刻意去追求女子与男子一般意义上的平等,而更愿意在保持与焕发女性自身特点与魅力的基础上来显示自身的价值与尊严,来探寻妇女问题的历史、现在与将来。在丛书的组织过程中,我们有幸结识其中的几位,她们的气质风度,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原先从作品中所获得的上述印象。于是我们感到,我们的企划,有了坚实的依托。

已经有多位著名的大陆女作家加盟这套历史小说的创作,现在完稿的已有四种。每读一部文稿,我们都会产生一种深切的感动。她们描写的对象不同,上至女皇,下至妓家;她们的文风也不同,有清丽的,有平实的,有圆熟而跳脱的,甚至更有近乎豪放的。然而在严肃而又真切的创作态度上,她们却是共同的。她们如此丰富地掌握了史料,绝不比专业的学术研究者逊色;她们对于史料的鉴别、取舍、处理,虽然也借鉴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却更主要地是以作家——女作家的心去体味、去辨识、去通过想



象加以丰富；她们并不将女权问题作为一种前提性的理念来支配创作，而只是专注于通过自心的感知去再现一个个历史女性的行踪心路，与促成这一切的历史情境以及主人公的心理机制。于是一个个为历代的男子传奇化了的奇女子，又还原成了鲜活的个性各异的女人，一段段历史的长卷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心史中得到了折射，而给人以一种崭新的感受。如果与史学家的研究相比，许多为学者所忽视的细节，在小说中获得了不寻常的意义，比如《陈圆圆·红颜恨》中陈圆圆与冒辟疆的初恋对她以后人生长途的影响；不少情节与场景，主要出于史学家所不允许的虚构，比如《王昭君·出塞曲》、《武则天·女皇》对于二人早年生活的描绘，但是这种虚构作为对于她们后来心态行止的艺术诠释，是如此地合乎情理与感人至深。如果更将这几部小说与历史上同一题材的小说笔记类作品相比，无论在思力还是在技巧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比如《孽海花》是近百年来家喻户晓的佳作，而在我看来，王晓玉的《赛金花·凡尘》之成就，已肯定超出了前者。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套丛书，应当有数种会成为传世之作。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女作家来加盟丛书，用她们独具的才情来贡献于广大读者。

读完已经来稿的四部作品，我不禁又产生一种近乎悖论的想头：本来处于被压抑、被轻视，甚至被侮辱、被迫害境地的这几位历史上的女性；为何又能赢来百千年来无数须眉经久不息的注目与重视，这里边有叹服，有钦羡，也有批评，甚至更有恨不能食肉寝皮的冒骂，须知冒骂也是一种重视，一种使你不能轻忽之的重视。四位女作家对此并无言论，既不像元明后俗文学中那样加以丑化，也不像才美之士在雅文学中那样加之以超凡入圣的光晕，而只是以现代女性的感觉再现了历史女性有血有肉的



一生。相信读者会从各自的阅历经验出发,对她们的是非功过作出自己的不必一致的评价。然而有一点感觉,想必会是共通的:作为女人,她们都是美丽的,美得使人心醉,然而她们之所以会赢得种种不同角度的非同一般的重视,却并非只是因为她们的美丽,而更在于她们不同凡俗的格调与个性。正如同鲜花是美丽的,而鲜花之来到世间,初非为了供人们观赏。似花而又非花,是她们共同的品性,因此我们借用了白居易的诗句“花非花”,为这套丛书冠名。

赵昌平

1998年9月18日



赵玫，回族，1954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任《文学自由谈》

杂志社编辑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政协委员，一级作家。1986年开

始发表作品，已出版《翻动》、《高原公主》等长篇小说八部，《太阳峡谷》、《少

月如歌》等中短篇小说集五部，《一本打开的书》、《从这里到永恒》等散文集七

部，计四百余万字。曾获第四、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3年获中

国作家协会“庄重文学奖”。1994年获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参加“国际

访问者计划”。1998年获全国鲁迅文学奖。

花非花



目 录

编者的话	1
上篇	1
中篇	103
下篇	184
终篇	306
我们的方式	563



上 篇

我急于接近那个女人。

我想在车窗外看到那女人眼中的所有的景色。我知道那美丽的四季依旧。那永远的大自然。但毕竟洛河干涸了，宽大的河床上只遗留下一道浑浊的小溪。阔大的梧桐树叶上，落尽夏日的尘埃。而她坐在辉煌、灿烂，而又古老的车辇中，做很多女人想做而唯有她一个女人做到了的事情。

她戴着沉重而华丽的皇冠，在漫天的血红中从天边走来。光焰四射的美丽笼罩着她，而她手中握着的，却是一柄无情的权杖。于是她变成黑色的魔鬼。她挥舞着生命在漫天的血红中，成为了一段永不逝去的历史。她失去至亲骨肉，她脚下鲜血淋漓，但她依然顽强地爬向那天子的尊位。到处是血。血流成河。堆积成山的，尽是亲人的尸骨。而四面楚歌，无辜的鬼魂在诅咒她。但是她不管这些，她终于坐在了皇帝的宝座上。她笑着，灿



烂而凄惨。她说她深知人的脆弱，所以为了她的生，便必得有人冤屈地死。她说她已身不由己，而杀人如麻是一切君王无奈的选择。她说她看不见血。血总是流淌在她视野以外的什么地方。她说她也听不到哭声看不见眼泪。她的面前，总有一道严酷的屏障。她的男人她的姊妹她的子孙，那些她以女人独有的胸膛深爱过的许多亲人，她不知道他们怎样流泪怎样流血。她只是在那个时辰突然觉出了心的疼痛，然后，他们便消失了，无影无踪了，灰飞烟灭了，化作了她脚下的泥土，耳边的轻风；化作了她只能看见的那遥远天边的一片浮云。然而，她依然执着于那神圣的权杖。她认为，其实那才是人类最伟大的诗篇。结果，当有一天，她终于坐在了那把至高无上的皇椅上，她才得知了她所面对的，不是生，就是死。那便是唯一的法则。她别无选择。她已登上了战车，所以她唯有竭尽全力。是她女人的天生丽质帮助了她。美丽使她获得了成千上万的机会。于是，她一次又一次走近龙床，同那些能给予她生存权力的男人们同床共枕，不管他们是父皇还是太子。这样的故事从她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刚刚开始来月经，乳房正悄悄地鼓胀。她还不懂得什么叫作相爱与作爱，然而她被强暴，被莫名其妙地遗弃，尝尽人间的辛酸苦辣。但，她还是从后宫阴森清冷暗无天日的生活中，得知了女人争宠的意义。那所有的全部。她必须争宠，这是唯一的生路。她于是将四十岁以前的全部精力与智慧，都用在了争宠中。她为此而战斗，不惜鲜血淋漓。她不知道杀戮原来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或许她知道却故意不愿那样去理解。她的手总是鲜嫩白皙，人们没有在她的指缝中看到过一丝的血污……然后春去秋来，她在四季的轮回中年老色衰；纯粹属于女人的那些东西开始凋落，美丽悄然而逝。尽管风韵

犹存但她却再也追不回她的青春。她于是才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抓住了皇宫里的那柄权杖；她于是也才对男人的事情倍添兴致。她觉得一个人能拥有整个王朝才是人生的极致。她从此致力于此。她甚至不再热心用女人的方式与男人睡觉。有天命在召唤她。于是她英勇地走进了男人的世界，并成为了那个男性世界的主宰。

这需要怎样的气魄与才华。

从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直至奋斗到年逾八十的女皇。女皇躺在硕大的龙床上动转不能，而她的头顶却依然是那阔大的屋顶。匠人总是这样建造着她那个时代的殿宇，所以在那恢宏中她才变得那么渺小、虚弱，她享尽显赫的一生便也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了。

她不记述什么，只任着生命的流淌，只任着她不息的灵魂在天命、权力和人性之间苦苦地挣扎。在冥冥的天意中当她闭上眼睛，不知道她是否还能记得她做民间女孩时的那一段欢乐，是否还能记得她第一次被男人恩宠时那撕心裂肺的疼痛，那抽搐那喊叫那眼泪，那从未经历过的全新的女人的感觉……

所有的恩恩怨怨终于一笔勾销。

她自己选择了自己的归宿，无论功与过，无论荣与枯，无论灿烂还是凋敝，也无论后人敬仰还是唾骂。

那是她自己的事情。

她寿终正寝。在那雄伟而悲壮的坟冢中超越世俗。那样平躺着。一种被解脱了的轻松。自从她走进乾陵，便再没有人瞻仰过她的圣颜。人们只看得见那片死亡的宫殿。那是一片无与伦比的奢华和广阔。后来无数的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领略这一派浩大的黄土，和黄土上的那无比宁静的苍绿。这才是真

正的她。是她让那黑色而巨大的无字碑直刺高远的天空，刺进那满天烂漫而祥瑞的云朵。

于是，我急于接近着这样的一个女人，接近着她谜一般的美丽和她作为女人的毕生，接近着她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个心灵的角落，接近着她苦心营造的那武周的王朝。在接近的途中我想看清她。看清她生存、发展的伎俩，看清她与男人周旋的手腕，看清她女人的领悟与谋略，还有，她将芸芸众生把玩操纵于股掌之中的胆魄与艺术。

便是这样的女人。

于是，我先是把自己藏进了故纸堆，在层层看不见却分明能感觉到的灰尘中，去寻觅她的踪迹。我感谢父亲书架里的史书。我埋进去，尽力搜寻。在有关的每一本书中，翻阅她查找她，直到有一天，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接近她了。然后我便带上十岁的女儿，在那个炎热的夏天，踏上了能离她更近的旅程。我们穿越黄河。流着热汗。从洛阳，到长安。走遍所有她曾驻足的地方。无数的阶梯，漫漫的古道。我们感受着她，聆听着她，知道和理解她为什么这样那样，又为什么不这样不那样。当我从中原大地和那遥远的西北返回的时候，她便再也不是那么让人捉摸不透。我与她之间的距离仿佛缩小了。我觉得我也许已经可以解释她了。

然后我告别繁华，拔掉电话，缩进了我的小屋。我开始睡不好觉，终日处在一种莫名的烦躁中。我继续读书，读得昏天黑地。我重温古往今来别人对她的解释，直到我厌倦了读书，厌倦了再听别人讲关于她的故事。然后在一天清晨五点的时候，我醒来。天蒙蒙亮。蒙蒙亮的夏日的凉爽。我坐起来。我突然想，这个时辰她也该起床了。



这便是她那个时代早朝的时间。她要梳洗打扮，将她的天生丽质公之于众。那时候她刚刚进宫，住在掖庭的永巷里。永巷深远而狭长，伸展着后宫的悲哀。她不知道她从此将有十二年要远离亲人住在这阴森狭长的巷子里艰苦度日。她带着十四岁少女的浪漫在这个灰蒙蒙的清晨走出了她狭小的笼子般的小屋。她端着手中的铜盆到井边去打水。她揉着眼睛。她抬起头正看见从终南山那边飞来的一群又一群乌鹊。她怀着好奇怀着未曾脱尽的少女的幼稚，她知道，新的生活开始了。

她叫武曌。

那是她后来为自己起的名字。而那时候她并不知道这未来的名字意味了什么。

此刻她正端着铜盆站在自己房子的木门前。她张大着惊奇的眼睛，看着眼前急匆匆川流不息的女人和那些被阉割过的男人们。在永巷。在永巷灰暗的巷道里这些涌来涌去的人就像是一股灰色的潮。他们匆匆忙忙做着自己的事情，好像并不认识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的人。天空是灰暗的，映衬着枯的枝杈和阔大的伸展出来的屋檐。那屋檐高傲庄严地向灰暗的清晨翘起，垂挂着的串串风铃在早晨的冷风中发出幽暗而凄凉的响声。还有乌鹊阵阵兴奋的鸣叫。

武曌在进宫后的第一个早晨第一次看到这些。她觉得这里的一切她全都不喜欢。一切灰蒙蒙的，她无法看清，唯有风铃的响声和鸟的叫声能带给她一丝人间的感觉。连空气都是凝固的。她不懂这皇宫为什么会如此幽暗，幽暗得令人恐惧。她收



敛了满脸的明媚，小心翼翼地被人带进这宫人和侍女们居住的掖庭。她被指定住在甬道两旁无数笼子般小房子中的一间。她走进去，但却有一种被关押进去的感觉。并没有人锁住门，但她还是觉得被锁住了。她觉得屋子里阴森森的，她像是被窒息似地需要大口大口地喘气。那么陌生的幽暗，她害怕极了。然后，她又在那些被阉割的男人透骨的目光中，穿上了那套色泽黯淡的宫庭的服装。她被改变了。然后是深夜。那么静。有昆虫冰凉凄冷的叫声。枯草在摇动。她静静躺在木板床上看悬在屋顶的木梁。她还听到了报时的沙漏那细沙流动时细碎的响声，然后是从遥远巷道的那一端传来的隐隐约约被压抑的哭泣。武曌害怕极了，她惊恐万状，她不知这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木板床在她的辗转反侧中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偶尔有戴着帽子穿着棉袍的那些去势的男人从她的门前晃过，脚步声慢慢地消失。武曌开始想念母亲，那么想，母亲送别时的哭声仿佛依稀就在耳畔。

“妈你哭什么，我又不是去地狱，我这是要进皇宫……”

“可是，孩子……”母亲苦苦而诉，长跪不起，那一番绝望的告别和撕扯是武曌所不能理解的。

后来，她便在对母亲的怀念中睡着了，睡得很死。她毕竟只有十四岁，所以，清晨从终南山飞来的鸟的鸣叫也没有能把她吵醒。她是被木门上的一阵猛烈的拍击惊醒的，猛地坐起，懵懵懂懂，使劲睁开眼睛才发现这里已不是自己的家。她看见昏暗的油灯接连亮起，一盏一盏从门前穿过。井边是拥挤成一团的黑糊糊的宫人们，她们用清凉刺骨的井水洗脸，然后，便对着木架上那面已生出绿色锈迹的铜镜开始为自己梳妆。

那一张张苍白麻木的脸。